

明儒學案

冊九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諸儒上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

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
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刑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
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詔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
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
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
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
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姍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
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
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
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
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
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
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
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
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
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
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

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與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尙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

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

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

○道無形體可見而

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

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

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

書冊耳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

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尙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卽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

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尙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諸儒上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光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光柄 李真寶

重刊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瘡瘍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

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而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

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盜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爲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爲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爲各郡吏下等爲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爲至則爲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卽體事卽用告

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

以下論語

○一

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却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卽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

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

以下孟子

○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

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

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

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

黨妻黨

書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

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詩

○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

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

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

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儀禮下同

○古

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

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

祝取鱸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

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

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問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輒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殮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

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皜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枕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枕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

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
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
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
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
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
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
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
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
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
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
同官黃仲昭莊景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
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文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
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
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髯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
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宏治中起